

一个人与一本书的情缘

作者罗海岩, 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曾出版新闻作品集《聆听的笔》、散文随笔集《走读时光》、人物传记评述《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以及时政图书《中国的精神记忆:2008 沉思录》等。2010年的春天, 由他编著的《王光美私人相册》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既是“私人相册”, 就说明了那些照片具有鲜为人知的私密性。这本关于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的私人相册, 收集了41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均为首次面世, 辅之十余万字文字介绍, 这本书记述的是一位风雨兼程的传奇女性, 也是一位端庄慈爱的非凡母亲。

这本书是如何隆重推出, 并为社会广为关注的, 成为本报记者探寻的谜底。

解析《王光美私人相册》

罗海岩第一次接触王光美之子刘源, 是在大约15年前。那一年, 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罗海岩同时任武警水电部队政委的刘源一行几人同时赴藏, 采访这支部队在西藏建设的几座电站。在蜿蜒的雅鲁藏布江边, 有一次罗海岩对刘源说:“您的父亲刘少奇是属于这个国家和党的财产, 人们耳熟能详, 但你的母亲家族却鲜为人知, 同样让人扼腕生叹, 应该写出来才好。”刘源笑着回答:“我哪有空闲啊, 你不正可以写吗?”这次谈话, 像颗种子埋在罗海岩的心里。

2006年10月13日凌晨, 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夫人, 85岁的王光美逝世。得知消息后, 罗海岩和同事赶到北京305医院为王光美专设的灵堂进行吊唁。305医院与中南海一路之隔, 望着长长的红墙, 罗海岩感慨万千: 作为一位红色的“贵族”, 王光美从生到死, 辗转红墙内外, 这一生, 她跌宕起伏, 交错在政治的漩涡里, 但她用宽广博大的胸怀接纳着命运的安排。这传奇的一生, 又为多少人所感怀和沉思。

送别王光美后不久, 她的子女在整理其遗物时, 收集了七百二十多张照片。刘源让罗海岩去看看, 他说:“我信得过你, 你看这些照片怎么用一下才好?”这些照片, 绝大多数没有对外公布过, 被王光美精心收藏, 保存得很好, 特别是王光美父母的照片、王光美家的家谱, 历经百年, 更显珍贵。这些照片体现了王光美为人低调的特点, 因为一直以来, 尤其是1979年被平反后, 除了刘少奇, 王光美绝少宣传自己。

面对这些泛黄的老照片, 罗海岩精心筛选了其中的四百一十张, 郑重地打了一张收条, 然后将它们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他请细心的美编们用酒精将这些照片认真擦洗后复制, 然后悉数翻拍, 刻录成光盘。同时酝酿着这本书稿的架构。

王光美的几个孩子们也在出谋划策, 不时向罗海岩提出具体的意见。比如, 关于书的封面应该使用什么照片的问题, 就选之又选, 最后, 按照其女儿刘亭亭的意思, 选择了王光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张照片。她认为这是母亲最好的照片之一。同时, 另一个女儿刘小小精心选择了一张王光美家老宅院的照片。那是位于北京旧刑部街28号的房子, 王光美就出生在这里。三进三出的大院子, 共有四十多间房屋。1959年北京长安街改造时, 王光美将房子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正是在这个地方后来建起了宏伟的北京民族文化宫。

历时二年多, 罗海岩终于完成初稿, 并将之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到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王光美私人相册》正式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而此前一个多月, 王光美的骨灰也正式安葬在湖南刘少奇的故乡。

本报记者 张荣

本版图片除作者本人照片外, 均选自《王光美私人相册》一书



《王光美私人相册》封面照



年轻时的王光美



1980年, 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夫妇来华访问时的签名照片



12年监狱生活后, 王光美(中)一度行走困难, 这是她第一次骑自行车



上世纪60年代初, 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去印尼访问回国后, 收到了印尼总统苏加诺送来的一幅和其夫人的合影照。按照外交礼仪, 王光美和刘少奇到了北京中国照相馆也拍了一张合影回赠。同时, 王光美也拍下了这幅单人照。在当时政治挂帅的社会里, 王光美典雅、贤淑的形象, 给色彩单调的中国带来了几丝温馨, 泱泱大国红色夫人的优美风度更是让中国人深感自豪。

荣誉与磨难——一本献给伟大母亲的书



罗海岩15年前在西藏的照片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 罗海岩以《历史在诉说》为题, 写下了这段文字: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这样的事例可谓空前绝后: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位居国家主席夫人的风华之时, 一夜间被假以罪名, 投入监狱长达12年之久。出狱后仍然正视历史, 真诚地拥抱生活;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兄妹中, 既产生了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国家主席夫人和电子部副部长等中共高官和知名人士, 也有人担任了国民党总统的经济秘书、国民党空军总部的作战处长等, 但兄妹间融洽仍同手足……

15年前, 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因为一次采访活动, 和时任武警水电部队政委的刘源等五人一起赴藏。在蜿蜒的雅鲁藏布江边, 我对他说: 您的父亲刘少奇是属于这个国家和党的财产, 人们耳熟能详, 但你的母亲家族却鲜为人知, 同样让人扼腕生叹, 应该写出来才好。刘源笑着说: 我哪有空闲啊, 你不正可以写吗?

物换星移, 后来十多年中, 王光美作为杰出的女性, 参与了救助千百万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 竭诚为贫困弱势群体奔走疾呼。她主持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聚会, 相逢一笑泯恩仇; 她不断反思历史, 参加和组织了纪念刘少奇的许多活动, 大声疾呼绝不能让“文革”那样极左思潮的悲剧重演。她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在她去世后第五天, 中国消除贫困奖在人民大会堂揭晓, 她获得特殊成就奖, 全场为她起立默哀。而四天后, 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数千民众向她隆重告别、送行。

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 在身处荣誉之时, 悉心照顾丈夫, 教育儿女成才。当狂涛般的侮辱和诽谤袭来时, 她坚强抗争, 忠贞不渝, 勇敢地站在丈夫身边。在身心遭受极大的牢禁摧残时, 仍坚如磐石, 从不背叛对丈夫的感情, 从不动摇对正义的信念。晚年她以病弱之躯, 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博爱而不懈努力……王光美联系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完全可以有一部属于她自己的大书——

王光美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旧式官宦家庭, 早年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 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她上高中时, 是当时闻名北平重点学校的“数学三王”之一。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邓昌黎等, 是她熟悉的学长和师友。当她的四哥和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 加入共产党时, 她作为中国第一批女物理硕士之一, 仍在著名的辅仁大学研究院任物理系助教, 信奉

和践行“科学救国”理念。她被北平地下党组织推荐, 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 仍未放弃赴美读博修完学业的念头。但她最终被进步和正义事业所感召, 向往并奔赴延安。

在维系当时中华民族命运兴衰的延安, 在轰轰烈烈土改中的晋西北高原, 王光美的科学梦想逐步为政治理想所替代。为刘少奇庄重、敬业和坦荡的风格所感动, 更缘于对中国革命领袖的敬仰和向往, 她最终和少奇走到一起,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中, 她和刘少奇开始演绎一个充满革命色彩的伟大的爱情故事。

光美与少奇, 从遥远的地方和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中走到一起, 真是奇、美的结合, 有着许多的偶然和太多的必然。婚后, 光美担任了刘少奇的秘书, 忠诚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恪尽职守, 辅佐丈夫的事业, 照料着中南海里当时有名的多达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她先后陪同少奇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调研考察, 七次作为国家主席的夫人随同少奇出国访问。这也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时期。

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 特别是在全国8亿多人都高喊“打倒刘少奇”时, 她把刘少奇对她讲的话: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嵌刻在心, 坚信历史总会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在得以彻底平反后, 她历经冤狱而无一丝消沉, 以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社会工作中, 荣膺第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或政协常委。她的晚年平静但不平凡、乐观而又庄重。

王光美的一生总让人能感受到某种本真自然的人生内涵, 它比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更深刻久远。在她丰富的人生经历中, 她的感悟和思考弥足珍贵。从国家主席夫人到沦为“囚犯”, 从监狱走出而再度成为社会著名人士, 这令人难以承受的悲欢跌宕之重, 王光美是如何做到宠辱不惊, 冰清玉洁的? 在牢狱中得知自己丈夫在多年前不知所以地死去时, 她如何去寻求和面对历史的真相, 如何抚平自己内心的创伤, 以人性的真善美来回应丑陋和低下?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何以偏离社会运行的常态, 失去理智的平静而陷入癫狂和鼓噪之中? 这些历史的解答都赖于时代的复杂背景, 而不是一本书所能阐述和探究明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王光美的研究和探讨, 以及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缕析, 才刚刚开始。

谨以此书献给这位伟大母亲和她开创的幸福工程!